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國朝詩林

卷之四

說苑卷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脇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令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謚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僂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使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况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

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黼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綿綿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於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壇。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公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克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

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夫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墜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為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樓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况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譽五穀。大夫於條繆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

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國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僕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子。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

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於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拙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十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

詢於蓍龜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於歧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驂駟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廐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紉索綺繡。靡麗堂楹。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撫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賞。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鮪去衛。靈公卽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鮪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國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謁。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臣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

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綆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疇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疇曰。今日諸君皆為疇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郟。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盾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

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蹠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入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

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輒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一簋飯一壺酒三鮓魚。祝曰。蟹螺者宜。禾黍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併。為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眳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眳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眳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爵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壓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為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為。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於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八終

說苑卷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嚮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取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袒袪。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